

罗维扬文集

散文卷

◎ 罗维扬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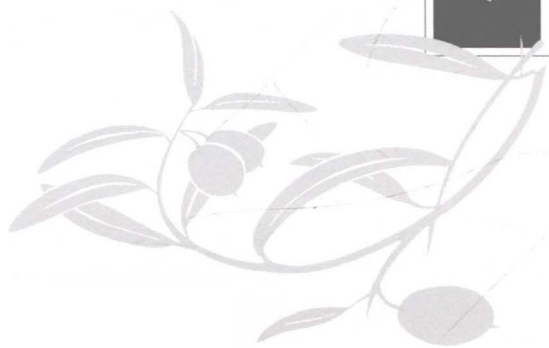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罗维扬文集

散文卷

● 罗维扬 / 著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漫画罗维扬先生



1993 年冬，与老作家、
原《文汇报》笔会主编徐开
垒(1922—2012)在杭州。



1993 年冬，在上海登
门拜访老作家峻青，在他阳
台上合影。



1994年5月17日,拜访老作家碧野(1916—2008),同去的黄成勇拍摄。



1997年9月15日,在贵阳登门会见同龄作家何士光。



1997年6月,参观长江江心中堡岛的三峡大坝建设工地,与散文家李华章(左一)、涂怀章左二、王作栋(右一)合影。



2009年4月,与百花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谢大光在赤壁。



1990 年夏,在天津登门会见同龄作家冯骥才。



1990 年春,在上海哈同花园与作家胡万春(中)(1929—1998)、《新民晚报》编辑、作家曹正文(左一)合影。

序

谢大光

维扬兄治文近五十年，其间教书，编刊，复教书，文学写作多为业余，而十八般武艺广为涉猎，初以诗鸣，继之小说，散文虽系后发，却根深叶茂，葳蕤多姿，占其著述半壁江山。今选短文一百三十余篇，分风情、人物、性灵、序跋四辑，合为散文卷。

维扬的散文好处就在于发之自然。纵观维扬的文字生涯，恰似一棵树的生长，开花、结果、落叶、发芽，到了什么节气，就会表现什么形式：青年时代，初出校门，以一介书生的单纯心地投入生活，虽风雨如晦，难当风发意气，借诗言志，应为合时而起；“文革”结束，已是人到中年，蹉跎岁月，郁积在胸，人事沧桑，历历在目，正值思想解放，文路大开，以小说摹写世态人情，也算得当春发生。又十年，世事历练渐因事究理，生活习性亦由动好静，如老僧入定，老酒在瓮，沉埋酝酿，蓄之待发。此时有万千思绪梳理在心，其他文体已无法包容，执笔散文，正是循心之所至，任气之和畅，有从容不迫、水到渠成之势。老话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大概就是这种状态了。对于自己在文学之路上的转折，作者自述：“90年代以来，我渐渐地不再写小说了，也不再写诗，写些散文和随笔，也很少向纯粹的文学刊物投稿。我向边缘走去，但仍不时回眸文坛；不再从事虚构的创作，但我没有脱离文学。我力图将文学圈子里的文字拓展开来，敷衍成走向现实的大文学。”这里所说的“拓展开来”，既是因势利导的必然

走向,也包含着作者孜孜以求的探索。维扬的写作一直在摸索、寻找着自己的路数。1981年写下的《他们找到了自己》,记述了早年对于陕西作家贾平凹、李天芳的访问,有心的倾听者牢牢记住了这样一句话:“谁要当作家,你就要在自己身上找到自己的东西。”断断续续搞了十几年创作,究竟有没有找到自己呢?这正是维扬苦苦求解的心结。以致见到当时初出茅庐的贾平凹,他开门见山劈头就问:你是怎样找到自己的?这样的追问甚至出现在夜晚的梦境中。“再艰难的路,还得自己走,也只能自己走,并且走自己的路。启发是重要的,交流也不可少,但都不能代替自己的摸索、领悟和实践。”这信念是作者切身的体悟,在写作和生活中始终坚持的,也清晰地贯穿在文字之中。即便是随意写下的一篇游记,也会为自己错过了导游、走着弯路、独个儿游了石林而庆幸:“让他们去笑吧,我走了一条自己的路,我很充实。”(《石林的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由于在中年以后走进拓展开了的散文,维扬的写作才真正找到了自己。“随心所欲,挥洒自如,不管写出来的东西属什么文体,算什么流派,不计较发表在什么地方,不奢望引起评论家的注意,更不管得不得奖。”“我守望着文学,是个文学守望者。这样做,自我感觉良好,真有点‘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脱和惬意。”(《人文风景》序)这正是写散文所需要的,也是散文所能给予的独特的心理状态。

中国散文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强调为人与为文的统一,书为心画,言为心声,修辞立其诚。维扬深知其中三昧。在《戏说作家》一文中,他风趣地说,“写散文的多半是傻子。有心窍的,谁人不把自己的心思,自己的家务事,隐瞒了又隐瞒,掩盖了又掩盖,惟恐外人知道了。可他们,傻乎乎的,尽拿这些说,尽朝外面抖落……说的都是真话、实话、心里话。你看他们傻不傻?”傻人说傻话,傻话也有傻章法。坦诚,落实到文字中,是要讲究方法的。古人说,“文无定法”,这是对散文写作一般性的概括,具体到个人,还

是要加上一句“人有个性”比较切当。每个写作者的个性，既是他写作的规限，也是他自有的、区别于他人的优长。自觉地扬长避短，是逐渐打开自己的必经之路。维扬的家世和阅历造就了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一切实践，一切活动，都是他思维的材料。他在不停地思考，思想有时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他努力捕捉，惟恐它溜走。”（《魅力》）他的散文虽有写人、记游、序跋各体，却不拘一格，借题发挥，议人论世，自励自省，以理趣见长。其中尤以性灵随笔取人生百态，发一家之言，有牢骚，有激愤，也有冷静的辨析、切肤的体悟，急人快语，尖锐透辟，寓情于理，显示出浓郁的杂文风。他写《笼络》一语中的：“笼络者压根就没有把被笼络者当人，而是当作禽兽看待”；他写《不好意思》入木三分：“不好意思就是心中有鬼，说一声‘不好意思’就是把那个魔鬼放出来。”他的文章总是能在平淡的题目中开发新意，在平白如话的行文中闪现出禅思哲语：“潇洒是不跟自己过不去”；“名人的朋友大多在远方”；“最好的学习，是从自己痛苦的经验亦即教训中学习”；“当我们刻意追求人生价值时，往往忘记了生活本身”；“哲学就在你的身上。想问题时，不妨想想自身”……他的思考在别人容易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进，设疑发问，另辟蹊径，非要挖到根子不可。《小人》是很多作者写过的题目，对小人的痛恨几为人之常情，维扬写小人，不仅鲜活地画出了小人的嘴脸，更进一步警醒世人：“在小人面前，切莫当谦谦君子！”“讨厌小人，不屑与小人为伍，客观上又为小人的存在提供了方便”；文章的结尾落笔更沉：“一旦小人得志，邪气就会压倒正气，好人就有受不完的气。而让小人得势、得志者，人们对他的厌恶和憎恨当在小人之上。”这样的结语，读来痛快，发人深省。以上种种，是生活磨砺的赐予，是长期积累的智慧，是要下慢功夫的。正像孙犁所说，“其实随笔最不易写好，它需要经验、见解、文字都要达到高水平。而且极需严肃。流俗之辈，以为下笔即

可换钱，只是对随笔的褻渎。”

维扬的内心丰富，既有嫉恶如仇的一面，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关键人物》写三岁的外孙，调侃幽默，宛如一幅童趣盎然的顽儿嬉戏图。街头邂逅的修车人，在心底留下割舍不去的牵挂，也会欣然写出《不时想起那个人》。最为清晰地照出作者内心深处情感的，是《镜子》和《南海的水哟北国的雪》两篇。前者写从小带大自己的童佣幺姑，忏悔录般的文字，托出两颗坦然的灵魂；后者忆述大串联时火车上的一段情感经历，特殊历史背景下年轻心灵的碰撞，单纯、细腻而又微妙。在作者为数不多的抒情散文中，同样保持着真诚的底色。

维扬和我，都是在编辑岗位上工作了大半生的人，又都喜欢业余写点东西，我读维扬散文，对其序跋文字就有一种同声相应的亲切感。这是一道别样的文字风景线。披览稿件的珍重，发现新人的欣慰，重读旧作的喟叹，完成选题的成就感，这里汇聚着一个甘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的酸甜苦辣、壮志豪情，时光就在一页页稿件中滑过，每一篇序跋都铭记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据说，竹山县的文学爱好者，至今仍感念当年主编《堵河文艺》时，维扬对他们的栽培。维扬的序跋又是情理交融的好文章，在寄托情感的同时，充分展示了对于文学文化的诸多创见，关于通俗文学和雅文学是太极图中首尾相衔的两条鱼的提法，关于民间歌谣和通俗歌曲的评价，关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余裕关系的见解，关于国学大众化的设想，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建设都是富有启发的。

我和维扬交往不多。上个世纪末，维扬来津探望孙犁，顺访我所在的出版社，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2009年我到湖北，维扬陪我游了蒲圻赤壁。在周瑜高大雕像旁，我偷拍了一张维扬靠在廊柱上抽烟沉思的肖像。抽烟和思考，是维扬的两大癖好。这张照片抓住了维扬在癖好面前的贪婪相，有些传神。此刻，当我通读了维扬的散文，像是看到了另一张照片，他心灵的照片，只不过这一次的摄影师

是他自己。我想,我应该向维扬表示祝贺:能够在文字中坦露自己的人,是幸福的。

2010年12月31日于津门

(序作者系编审,原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散文·海外版》主编,散文家)

目 录

序.....	谢大光(1)
--------	--------

风情篇

在水一方.....	(3)
绿洲.....	(3)
花岸.....	(4)
竹筏.....	(5)
柳林.....	(5)
漩涡.....	(6)
西南行.....	(8)
成都雨夜.....	(8)
多彩的流.....	(9)
重庆灯火	(10)
峨眉山月	(10)
渡口的风	(12)

昆明的雨	(13)
石林的路	(14)
三峡的船	(15)
绿的南宁	(17)
伞是一重天	(18)
杨花	(20)
露水集	(22)
镜子	(24)
南海的水哟北国的雪	(31)
雨中三游	(37)
雷州听雷	(41)
我的月亮	(44)
在华山	(44)
在渤海	(46)
遥想三叠泉	(49)
灵隐散记	(53)
一、到家了	(53)
二、只有一亩七分地	(54)
三、何须豪华	(56)
四、笔与电脑	(57)
五、三位先生	(59)
六、杭州一日游	(61)
七、一日游绍兴	(63)
八、我的留言	(64)
香港初识	(65)
展书多是通达人	(65)
富人·穷人·普通人	(69)

街道、楼房与交通·····	(71)
风水·迷信·红灯区·····	(73)
那天我们去踏雪·····	(76)
巍巍一柱壮延州·····	(78)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81)
乙亥暑期“走西口”·····	(85)
为何流行大盘鸡·····	(85)
葡萄沟里多流连·····	(87)
交河故城今犹在·····	(88)
坎儿井啊坎儿井·····	(90)
开镜昭昭神池清·····	(91)
一日四季过天山·····	(93)
当止于国门之内·····	(95)
游它不得也么哥·····	(96)
驼铃摇醒鸣沙山·····	(98)
说不尽的莫高窟·····	(99)
好汉登上嘉峪关·····	(101)
兴隆山中恋江南·····	(102)
也多欢欣也遗憾·····	(103)
澳门一瞥·····	(106)

人物篇

没名没姓的人(七篇)·····	(111)
编辑是条驴·····	(111)
戏说作家·····	(112)
短文作者·····	(114)

陪考者·····	(115)
嘹亮媳妇儿·····	(116)
村学究·····	(118)
扁担·····	(120)
人物行状(十一篇)·····	(123)
马烽·····	(123)
柳溪·····	(124)
何士光·····	(125)
赵淑侠·····	(126)
姚雪垠·····	(127)
李德复·····	(128)
陈燮阳·····	(129)
小木耳·····	(131)
甄君·····	(132)
老邢·····	(134)
关键人物·····	(135)
不时想起那个人·····	(138)
刻在大坝上的名字·····	(143)
贯庄街的四条汉子·····	(145)
竹山城的四位知青·····	(148)
他们找到了自己	
——贾平凹、李天芳访问记·····	(150)
碧野的含义·····	(158)
去看碧野·····	(171)
精神出路·····	(173)
柳枝泛绿 又见碧野·····	(175)
访孙犁·····	(178)

又见孙犁·····	(180)
不忍看孙犁·····	(184)
访冯骥才·····	(187)
访蒋子龙·····	(189)
小布头的爸爸·····	(191)
寻找汪曾祺·····	(193)
文学与疾病·····	(198)
富道之道·····	(201)
赵金禾“火”了·····	(209)
一把好橹见从容·····	(212)
书香之熏染·····	(215)
于细微处识主编·····	(217)
我看梁凤仪·····	(219)
舞者·····	(221)
自遣情怀乐自得·····	(223)
何伙 PK 李继尧·····	(227)
一九四二年生人·····	(231)
漫话作家的妻子·····	(235)

性灵篇

有时侯·····	(241)
我沉默 我是一棵树·····	(244)
琢磨·····	(248)
笼络·····	(250)
脾气·····	(252)
嫉恨·····	(254)